

紅樓夢

名著長篇言情小說



第四十一回 賈寶玉品茶櫺翠菴 劉老老醉臥怡紅院

話說劉老老兩隻手比着說道：「花兒落了，結個大倭瓜。」衆人聽了，開堂大笑起來。於是吃過門杯，因又湊趣笑道：「今兒實說罷。老的手腳兒粗，又吃了酒，仔細失手打了這磁杯。有木頭的，杯取個來，我就失了手，掉了地下，也無礙。」衆人聽了，又笑起來。鳳姐兒聽如此說，便忙笑道：「果真要木頭的？我就取了來。可有一句話先說下，這木頭的，可比不得磁的，那都是一套，定要吃遍一套方使得。」劉老老聽了，心下故發道：「我方纔不過是趣話取笑兒，誰知他果真竟有。我時常在鄉紳大家也赴過席，金杯銀杯，倒都也見過，從沒見有木頭杯的。」哦，是了，想必是小孩子們使的木碗兒。不過哄我多吃兩碗，別管他橫豎這酒蜜水兒似的，多喝點子也無妨。」想畢，便說：「取來再商量。」鳳姐兒因命豐兒：「前面裏間書架子上有十個竹根套杯，取來。」豐兒聽了，纔要去取。鴛鴦笑道：「我知道，你那十個杯還小，況且你纔說木頭的，這會子又拿了竹根的來，倒不好看，不如把我們那裏的黃楊根子，鑿挖的十個大套杯拿來，灌他十下子。」鳳姐兒笑道：「更好了。」鴛鴦果命人取來。

劉老老一看，又驚又喜。驚的是一連十個挨次大小分下來，那大的足足的似個小盆子，極小的還有手裏的杯子兩個大喜的是雕鏤奇絕，一色山水樹木人物，並有草字以及圖印。因忙說道：「拿了那小的，纔使得。」鳳姐兒笑道：「這個杯沒有這大量的，所以沒人敢使他。老老既要，好容易找出來，必定要挨次吃一禁不起，忙笑道：『說是說，笑是笑，不可多吃了，只吃這頭一杯罷。』」劉老老道：「阿彌陀佛！我還是小杯吃罷。」

把這大杯收着，我帶了家去，慢慢的吃罷。」說的衆人又都笑起來。鴛鴦無法，只得命人滿斟了一大杯。劉老老兩手捧着喝，賈母、薛姨媽都道：「慢些，不要噎了。」薛姨媽又命鳳姐兒佈個菜。鳳姐兒笑道：「老老要吃什麼，說出名兒來，我夾了饌你。」劉老老道：「我道什麼名兒，樣樣都是好的。」賈母笑道：「把茄鯗夾些饌他。」鳳姐兒聽說，依言夾些茄鯗，送入劉老老口中，因說道：「你們天天吃茄子，也嘗嘗我們這茄子弄的，水可口不可口？」劉老老笑道：「別哄我了。茄子跑出這個味兒來了，我們也不用種糧食，只種茄子了。」衆人笑道：「真是茄子，我們再不哄你。」劉老老詫異道：「真是茄子？我白吃了半日姑奶奶，再饌我些，這一口細嚼嚼。」鳳姐兒果又夾了些放入他口內。劉老老細嚼了半日，笑道：「雖有一點茄子香，只是還不像是茄子。告訴我是個什麼法子弄的，我也弄着吃去。」鳳姐兒笑道：「這也不難，你把纔下來的茄子，把皮刨了，只要淨肉，切成碎釘子，用雞油炸了，再用雞肉脯子合香菌、新筍、蘑菇、五香豆腐乾子，各色乾果子，都切成釘兒，拿雞湯煨乾，將香油一收，外加糟油一拌，盛在瓷罐子裏，封嚴，要吃時，拿出來用炒的雞爪子一拌，就是了。」劉老老聽了，搖頭吐舌說：「我的佛祖，倒得十來隻雞來配他，怪道這個味兒。」一面笑，一面慢慢的吃完酒，還只管細玩那杯子。鳳姐兒笑道：「還是不足，再吃一杯罷。」劉老老忙道：「了不得，那就醉死了。我因為愛這樣兒好看，虧他怎麼做來。」鴛鴦笑道：「酒吃完了，到底這杯子是什麼木頭的？」劉老老笑道：「怨不得姑娘不認得，你們在這金門繡戶裏，如何認得木頭？我們成日家和樹木子做街坊，困了枕着他睡，乏了靠着，他坐荒年，餓了還吃他，眼睛裏天天見他，耳朵裏天天聽他，嘴裏天天說他，所以好歹真假，我是認得的。讓我認一認。」一面說，一面細細端詳了半日，道：「你們這樣人家，斷沒有那賤東西，容易得的木頭，你們也不收着了。我拿着這麼體沉，斷乎不是楊木，一定是黃松做的。」衆人聽了，鬨堂大笑起來。只見一個婆子走

來請問賈母說：『姑娘們都到了藕香榭，請示下，就演罷，還是再等一回子？』賈母忙笑道：『可是就忘了他們，就叫他們演罷。』那個婆子答應去了。

不一時，只聽得簫管悠揚，笙笛並發。正值風清氣爽之時，那樂聲穿林度水而來，自然使人神怡心曠。寶玉先禁不住，拿起壺來斟了一杯，一口飲盡，復又斟上。纔要飲，只見王夫人也要飲，命人換暖酒。寶玉連忙將自己的杯捧了過來，送到王夫人口邊。王夫人便就他手內吃了兩口。一時暖酒來了，寶玉仍舊歸坐。王夫人提了暖壺下席來，衆人都出了席。薛姨媽也站起來。賈母忙命李鳳二人：『接過壺來，讓你姨媽坐了。大家纔便。』王夫人見如此說，方將壺遞與鳳姐兒，自己歸坐。賈母笑道：『大家吃上兩杯，今日着實有趣。』說着，擎杯讓薛姨媽，又向湘雲、寶釵道：『你姐妹兩個，也吃一杯。你林妹妹不大會吃，也別饒他。』說着，自己已乾了。湘雲、寶釵、黛玉也都吃了。當下劉老老聽見這般音樂，且又有了酒，越發喜得手舞足蹈起來。寶玉因下席過來，向黛玉笑道：『你瞧劉老老的樣子。』黛玉笑道：『當日聖樂一奏，百獸率舞，如今纔一牛耳。衆姐妹都笑了。』

須臾樂止，薛姨媽笑道：『大家的酒也都有了，且出去散散再坐罷。』賈母也正要散散，於是大家出席，都隨着賈母遊玩。賈母因要帶着劉老老散悶，遂攜了劉老老至山前樹下，盤桓了半晌，又說與他。這是什麼？這是什麼？石？這是什麼？花？劉老老一一領會，又向賈母說道：『誰知城裏不但人尊貴，連雀兒也是尊貴的。偏這雀兒到了你們這裏，他也變俊了，也會說話了。』衆人不解，因問：『甚麼雀兒變俊了？會說話？』劉老老道：『那廊上金架子上站的綠毛紅嘴是鸚哥兒，我是認得的。那籠子裏的黃老鴿子，又長出鳳頭來，也會說話呢。』衆人聽了，又都笑將起來。

一時，只見丫頭們來請用點心，賈母道：「吃了兩杯酒，倒也不餓——也罷，就拿了這裏來，大家隨便吃些罷。」丫頭聽說，便去抬了兩張几來，又端了兩個小捧盒，揭開看時，每個盒內兩樣。這盒內是兩樣蒸食，一樣是藕粉桂花糖糕，一樣是松仁鵝油捲。那盒內是兩樣炸的，一樣是只有一寸來大的小餃兒，賈母因問：「什麼餡子？」婆子們忙回：「是螃蟹的。」賈母聽了，皺眉說道：「這會子油膩膩的，誰吃這個？」又看那一樣，是奶油炸的各色小麵果子，也不喜歡，因讓薛姨媽吃。薛姨媽只揀了一塊糕，賈母揀了一個捲子，只嘗一嘗，剩的半個，遞與丫頭了。劉老老因見那小麵果子都玲瓏剔透，各色各樣，又揀了一朵牡丹花樣的，笑道：「我們鄉裏最巧的姐兒們，窮子也不能鉸出這樣個紙的來！我又愛吃，又捨不得吃，包他些家去，給他們做花樣子去倒好。」衆人都笑了。賈母笑道：「家去我送你一磁饅子，你先趁熱吃這個罷！」別人不過揀各人愛吃的，揀了一兩樣就算了。劉老老原不曾吃過這些東西，且都做的精巧，不顯堆垛的，他和板兒每樣吃了些，就去了半盤子。剩的，鳳姐又命攢了兩盤，並一個攢盒與文官等吃去。忽見奶子抱了大姐兒來，大家哄他頑了一會。那大姐兒因抱着一個大柚子，頑忽見板兒抱着一個佛手，大姐兒便要丫環哄他取去。大姐兒等不得，便哭了。衆人忙把柚子給了板兒，將佛手哄過來與了他纔罷。那板兒因頑了半日佛手，此刻又兩手抓些果子吃，又忽見這個柚子，又香又圓，更覺好頑，且當毬踢着頑去，也就不要佛手了。

當下賈母等吃過了茶，又帶了劉老老至櫺翠苑衆人至院中，見花木繁盛，賈母笑道：「倒底是他們修行人沒事，常常修理，比別處越發好看。」一面說，一面便往東禪堂來。妙玉笑在裏面，讓賈母道：「我們纔都吃了酒肉，你這裏頭有菩薩，沖了罪過。我們這裏坐坐，把你的好茶拿來，我們吃一杯就去了。」寶玉留神看他是怎麼行事，只見妙玉親自捧了一個海棠花式雕漆填金雲龍獻壽的小茶盤，裏面放一個成窑五彩小蓋鍾。

捧與賈母。賈母道：『我不吃六安茶。』妙玉笑說：『知道，這是「老君眉」。』賈母接了，又問：『是什麼水？』妙玉道：『是舊年蠲的雨水。』賈母便吃了半盞，笑着遞與劉老老說：『你嘗嘗這個茶。』劉老老便一口吃盡，笑道：『好是好，就是淡些，再熬濃些更好了。』賈母衆人都笑起來，然後衆人都是一色的官窯脫胎填白蓋碗。

那妙玉便把寶釵、黛玉的衣襟一拉，二人隨他出去。寶玉悄悄的隨後跟了來。只見妙玉讓他二人在耳房內，寶釵便坐在榻上，黛玉便坐在妙玉的蒲團上。妙玉自向風爐上揭滾了水，另泡了一壺茶。寶玉便走了進來，笑道：『偏你們吃體己茶呢。』二人都笑道：『你又趕了來做什麼？這裏並沒你吃的。』妙玉剛要去取杯，只見道婆收了上面茶鍾來，妙玉忙命將那成窑的茶鍾別收了，擱在外頭去罷。寶玉會意，知爲劉老老吃了，他嫌醜，不要了。又見妙玉另拿出兩隻杯來，一個旁邊有一耳，杯上鐫着「瓠犀罍」三個隸字，後有一行小真字，是「王愷珍玩」；又有「宋元豐五年四月眉山蘇軾見於祕府」一行小字。妙玉斟了一罍遞與寶釵，那一隻形似鉢而小，也有三個垂珠篆字，鐫着「點犀盃」。妙玉斟了一盞與黛玉，仍將前番自己當日吃茶的那隻綠玉斗來斟與寶玉。寶玉笑道：『常言「世法平等」，他兩個就用那樣古玩奇珍，我就是個俗器了。』妙玉道：『這是俗器，不是我說狂話，只怕你家裏未必找的出這麼一個俗器來呢。』寶玉笑道：『俗語說：「隨鄉入鄉」。到了你這裏，自然把這金玉珠寶，一概貶爲俗器了。』妙玉聽如此說，分歡盡，遂又尋出一隻九曲十環，一環二十節，蟠虬整雕竹根的一個大盞出來，笑道：『就剩了這一個，你可吃的了。』這一盞，寶玉喜的忙道：『吃的了。』妙玉笑道：『你雖吃的了，也沒這些茶，你糟塌，豈不聞「一杯爲品，二杯即是解渴的蠢物，三杯便是飲驢了」？你吃這一海，更成什麼？』說的寶釵、黛玉、寶玉都笑了。妙玉執壺，只向海內斟。

了約有一杯。寶玉細細吃了，果覺輕淳無比，賞讚不絕。妙玉正色道：「你這遭吃茶，是託他兩個的福，獨你來了，我是不能給你吃的。」寶玉笑道：「我深知道，我也不領你的情，只謝他二人便了。」妙玉聽了，方說這話明白。黛玉因問：「這也是舊年的雨水？」妙玉冷笑道：「你這麼個人，竟是大俗人，連水也嘗不出來！這是五年前，我在玄墓蟠香寺住著，收的梅花上的雪，統共得了那一鬼臉青的花甕一甕，總捨不得吃，埋在地下，今年夏天纔開了。我只吃過一回，這是第二回了。你怎麼嘗不出來？隔年蠲的雨水，那有這樣清淳？如何吃得？」黛玉知他天性怪僻，不好多話，亦不好多坐，吃過茶，便約着寶釵走了出來。寶玉和妙玉陪笑道：「那杯雖然骯髒了，白攪了，豈不可惜？依我說，不如就給了那貧婆子罷。他賣了也可以度日。你道使得麼？」妙玉聽了，想了一想，點頭說道：「這也罷了。幸而那杯子是我沒吃過的，若是我吃過的，我就砸碎了，也不能給他。你要給他，我也不管你，你只交給他，快拿了去罷。」寶玉道：「自然如此。你那裏和他說話去？越發連你都骯髒了。只交與我就是了。」妙玉便命人拿來，遞與寶玉。寶玉接了，又道：「等我們出去了，我叫幾個小兒來，河裏打幾桶水來洗地，如何？」妙玉笑道：「這更好了——只是你囑咐他們，抬了水，只擱在山門外頭牆根下，別進門來。」寶玉道：「這是自然的。」說着，便袖着那杯，遞與賈母房中小丫頭子拿着，說：「明日劉老老家去，給他帶去罷。」交代明白，賈母已經出來要回去，妙玉亦不甚留，送出山門，回身便將門閉了，不在話下。

且說賈母因覺身子乏倦，便命王夫人和迎春姊妹陪着薛姨媽去吃酒，自己便往稻香村來歇息。鳳姐兒命人將小竹椅抬來，賈母坐上，兩個婆子抬起鳳姐、李執和衆丫頭、婆子圍隨去了，不在話下。

這裏薛姨媽也就辭出，王夫人打發文官等出去，將攢盒散與衆丫頭們吃，去自己便也乘空歇着，隨便歪在方纔賈母坐的榻上，命一個小丫頭放下簾子來，又命撻着腿，吩咐他：「老太太那裏有信，你就叫我。」

說着也歪着睡着了。寶玉、湘雲等着丫頭們將攢盒擱在山石上，也有坐在山石上的，也有坐在草地下的，也有靠着樹的，也有傍着水的，倒也十分熱鬧。一時又見鴛鴦來了，要帶着劉老老逛，衆人也都跟着取笑。

一時來至「省親別墅」的牌坊底下，劉老老道：「噯呀，這裏還有大廟呢！」說着，便爬下磕頭，衆人笑彎了腰。劉老老道：「笑什麼？這牌坊上的字，我都認得，我們那裏這樣的廟宇最多，都是這樣的牌坊。那字就是廟的名字。」衆人笑道：「你認得這是什麼廟？」劉老老便抬頭指那字道：「這不是「玉皇寶殿」四字？」衆人笑的拍手打掌，還要拿他取笑。劉老老覺得腹內一陣亂響，忙的拉着一個丫頭，要了兩張紙就解衣。衆人又是笑，又忙喝他：「這裏使不得！」忙命一個婆子，帶了東北角上去了。那婆子指與他地方，便樂得走開去歇息。

那劉老老因喝了些酒，他脾胃不與黃酒相宜，且吃了許多油膩飲食，發渴多喝了幾碗茶，不免痛瀉起來，蹲了半日方完。及出廁來，酒被風吹，且年邁之人，蹲了半天，忽一起身，只覺得眼花頭暈，辨不出路徑。四顧一望，皆是樹木、山石、樓臺、房舍，却不知那一處是往那一路去的了。只得順着一條石子路，慢慢的走來。及至到了房舍跟前，又找不着門，再找了半日，忽見一帶竹籬，劉老老心中自忖道：「這裏也有扁豆腐子……」一面想，一面順着花障走了來，得了一個月洞門進去。只見迎面一帶水池，只有七八尺寬，石頭砌岸，裏面碧波清水，流往那邊去了。上面有一塊白石，橫架在上面。劉老老便踱過石去，順着石子甬路走去。轉了兩個彎子，只見有個房門，於是進了房門，便見迎面一個女孩兒，滿面含笑迎出來。劉老老忙笑道：「姑娘們把我丟下了，叫我碰頭碰到這裏來。」說了，只覺那女孩兒不答。劉老老便趕來拉他的手，咕咚一聲，便撞到板壁上，把頭碰的生疼，細瞧了一瞧，原來是一幅畫兒。劉老老自忖道：「原來畫有這樣凸出來了……」一面想，

一面看，一面又用手摸去，卻是一色平的，點頭歎了兩聲。一轉身，方得了一個小門，門上掛着蔥綠灑花軟簾。劉老老掀簾進去，抬頭一看，只見四面牆壁，玲瓏剔透，琴劍瓶爐，皆貼在牆上。錦籠紗罩，金彩珠光，連地下踏的磚，皆是碧綠鑲花，竟越發把眼花了。找門出去，那裏有門？左一架書，右一架屏，剛從屏後得了一個門，只見一個老婆子也從外面迎了他進來的。劉老老詫異，心中恍惚，想道：「莫非是我親家母……」因連忙問道：「你想想，我這幾日沒家去，你找我來了？」那位姑娘帶着進來的，又見他戴着滿頭花，劉老老笑道：「你好沒見世面！這園裏的花好，你就沒死活戴了一頭。」說着，那老婆子只是笑，也不答言，便心中忽然想起：「常聽富貴人家有一種穿衣鏡，這別是我在鏡子裏頭麼……」想畢，伸手一摸，再細細一看，可不是，四面雕空紫檀板壁，將這鏡子嵌在中間。因說：「這已經攔住，如何走出去呢？」一面說，一面只管用手摸。這鏡子原是西洋機括，可以開合，不意劉老老亂摸之間，其力巧合，便撞開了消息，掩過鏡子，露出門來。劉老老又驚又喜，遂走出來，只見有一副最精緻的牀帳，他此時又帶了七八分的酒，又走乏了，便一屁股坐在牀上，只說歇歇，不承望身不由己，便前仰後合的朦朧着兩眼，一歪身，就睡倒在牀上。

且說衆人等，他不見，板兒沒了他老老，急的哭了。衆人都笑道：「別是掉在茅廁裏了！快叫人去瞧瞧。」因命兩個婆子去了。回來說：「沒有。」衆人各處搜尋，不見，襲人故勸道：「一定他醉了，迷了路，順着這一條路，往我們後院子裏去了。若進了花障子，打後房門進去，雖然碰頭，還有小丫頭們知道，若不進花障子去，再往西南上去——若繞出去還好，若繞不出去，可教他繞一會子好的。我且瞧瞧去。」一面說着，一面回來，進了怡紅院，便叫人，誰知那幾個在房裏的小丫頭已偷空頑去了。襲人一直進了房門，轉過集錦榻子，就聽的駝駝如雷，忙進來，只聞見酒屁臭氣滿屋一瞧，只見劉老老扎手舞腳的仰臥在牀上。襲人這一驚不

小慌忙的趕上來，將他沒死沒活的推醒。那劉老老驚醒，睜眼見襲人，連忙爬起來道：「姑娘！我該死了！我失錯了——並沒弄髒了牀。」一面說，一面用手去攔。襲人恐驚動了人，被寶玉知道了，忙向他搖手，不叫他說話。忙將大鼎內貯了三四把百合香，仍用罩子罩上。所喜不曾嘔吐，忙悄悄的笑道：「不相干，有我呢！你跟我出來。」劉老老答應着，跟了襲人，出至小丫頭子們房中。命他坐下，向他道：「你說醉倒在山子石上，打了個盹兒。」劉老老答應是，又與他兩碗茶吃，方覺酒醒了。因問道：「這是那個小姐的繡房？這樣精緻！我就像到了天宮裏的一樣。」襲人微微笑道：「這個麼？是寶二爺的臥室。」那劉老老嚇的，不敢做聲。襲人帶他從前面出去，見了衆人，只說：「他在草地下睡着了，帶了他來的。」衆人都不理會，也就罷了。

一時，賈母醒了，就在稻香村擺晚飯。賈母因覺懶懶的，也沒吃飯，便坐了竹椅小敞轎，回至房中歇息。命鳳姐兒等去吃飯，他姊妹方復進園來。

未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四十二回

蘅蕪君蘭言解疑癖

瀟湘子雅謔補餘音

話說他姊妹復進園來，吃過飯，大家散出，都無別話。且說劉老老帶着板兒，先來見鳳姐兒，說：「明日一早定要家去了。雖然住了兩三天，日子卻不多，把古往今來沒見過的，沒吃過的，沒聽見的，都經驗了。難得老太太和姑奶奶並那些小姐們，連各房裏的姑娘們，都這樣憐貧惜老，照着我！我這一回去，沒別的報答，惟有請些高香，天天給你們念佛，保佑你們長命百歲的，就算我的心了。」鳳姐笑道：「你別喜歡，都是爲你，老太太也被風吹病了，睡着不舒服，我們大姐兒也着了涼，在那裏發熱呢。」劉老老聽了，忙歎道：「老太太有年紀了，不慣十分勞乏的。」鳳姐兒道：「從來沒像昨兒高興，往常也進園子逛去，不過到一兩處坐坐，就來了。昨兒因爲你在這裏，要叫都逛逛，一個園子，倒走了多半個。大姐兒因爲我找你去，太太遞了一塊糕給他，誰知風地裏吃了，就發熱起來。」劉老老道：「大姐兒只怕不大進園子，生地方兒小人兒家，原不該去，比不得我們的孩子會走了，那個墳圈子裏不跑去？」一則風撲了，也是有的，二則只怕他身上乾淨，眼睛又淨，或是遇見什麼神了。依我說，給他瞧瞧，崇書本子仔細撞客着。」一語提醒了鳳姐兒，便叫平兒拿出玉匣記來，着彩明來念。彩明翻了一回，念道：「八月二十五日，病者東南方得遇花神，用五色紙錢四十張，向東南方四步送之，大吉。」鳳姐兒笑道：「果然不錯。園子裏頭，可不是花神？只怕是老太太也遇見了。」一面命人請兩分紙錢來，着兩個人來一個與賈母送祟，一個與大姐兒送祟。果見大姐兒安穩睡了，鳳姐兒笑道：「到底是你們有年紀的，經歷的多——我這大姐兒，時常要病，也不知是什麼緣故。」劉老老道：「這也有的。富貴人家養的孩子都嬌嫩，自然禁不得一些兒委屈，再他小人兒家，過於尊貴了，也禁不起。以後姑奶奶倒少疼

他些就好了。」鳳姐兒道：「這也有理。我想起來，他還沒個名字，你就給他起個名字，借借你的壽。二則你們是莊家人，不怕你惱，到底貧苦些。你貧苦人起個名字，只怕壓的住他。」劉老老聽說，便想了一想，笑道：「不知他是幾時生的？」鳳姐兒道：「正是生的日子不好呢。可巧是七月初七日。」劉老老忙笑道：「這個正好，就叫做巧姐兒好。這個叫做『以毒攻毒，以火攻火』的法子。姑奶奶定依我這名字，必然長命百歲。日後大了，各人成家立業，或一時有不遂心的事，必然遇難成祥，逢凶化吉，都從這『巧』字兒來。」鳳姐兒聽了，自是歡喜，忙謝道：「只保佑他應了你的話，就好了。」說着，叫平兒來吩咐道：「明兒咱們有事，恐怕不得閒兒，你這會子閒着，把送老老的東西打點了，他明兒一早就好走得便宜了。」劉老老道：「不敢多破費了，已經造擾了幾日，又拿着走，越發心裏不安起來。」鳳姐兒道：「也沒有什麼，不過隨常的東西，好也能歹也能帶了去，你們街坊鄰舍看着也熱鬧些。」——也是上城一次。」說着，只見平兒走來說：「老老過這邊瞧瞧。」

劉老老忙跟了平兒，到那邊屋裏，只見堆着半炕東西。平兒一一的拿與他瞧着，又說道：「這是昨日你要的青紗一疋，奶奶另外送你一個實罩，月白紗做裏子。這是兩個繭綢，做襖兒裙子都好。這包袱裏是兩疋綢子，年下做件衣裳穿。這是一盒各樣內造點心——也有你吃過的，也有沒吃過的——拿去擺碟子請客，比你們買的強些。這兩條口袋是你昨日裝瓜菓子的。如今這一個裏頭裝了兩斗御田粳米，熬粥是難得的。這一個裏是園子裏的菓子和各樣乾菓。這一包是八兩銀——這都是我們奶奶的。這兩包——每包五十兩，共是一百兩——是太太給的，叫你拿去，或者做個小本買賣，或者置幾畝田，以後再別求親靠父的。」說着，又悄悄笑道：「這兩件襖兒和兩條裙子，還有四塊包頭，一包絨線，這是我送老老的那衣裳，雖是舊的，我也沒大很穿，你要嫌棄，我就不敢說了。」平兒說一樣，劉老老就念一句佛，已經念了幾千佛了，又見平兒

也送他這些東西，又如此謙遜，忙笑說道：「姑娘說那裏話？這樣好東西，我還棄嫌？我便有銀子，沒處買這樣的去呢！」——只是我怪臊的，收了又不好，不收又辜負了姑娘的心。」平兒笑道：「休說外話，咱們都是自己，我纔這樣，你放心收了罷。我還和你要東西呢。到年下，你只把你們曬的那個灰條菜乾子和缸豇、扁豆、茄子、葫蘆條兒，各樣乾菜帶些來。我們這裏上上下下都愛吃。這個就算了，別的一概不要，別枉費了心。」劉老老千恩萬謝的答應了。平兒道：「你只管睡你的去，我替你收拾妥當了，就放在這裏。明兒一早，打發小廝們僱輛車裝上，不用你費一點心的。」劉老老越發感激不盡。過來，又千恩萬謝的辭了鳳姐兒，過賈母這邊睡了一夜。

次早梳洗了，就要告辭。因賈母欠安，衆人都過來請安，出去傳請大夫。一時，婆子回：「大夫來了。」老媽請賈母進幔子去坐。賈母道：「我也老了，那裏養不出那阿物兒來，還怕他不成？不要放慢子，就這樣瞧罷。」衆婆子聽了，便拿過一張小桌子來，放下一個小枕頭，命人請。

一時，只見賈珍、賈璉、賈蓉三個人將王太醫領來。王太醫不敢走甬路，只走旁階，跟着賈珍到了台階上。早有兩個婆子在兩邊打起簾子，兩個婆子在前引導進去，又見寶玉迎了出來。只見賈母穿着青緞綢一斗珠的羊皮褂子，端坐在榻上，兩旁邊四個未留頭的小丫頭，拿着蠅拂、漱盂等物；又有五六個老媽媽，雁翅排在兩旁，碧紗後隱隱約約有許多穿紅着綠，戴寶插金的人。王太醫便不敢抬頭，忙上來請了安。賈母見他穿着六品服色，便知是御醫了，含笑問：「供奉好？」因問賈珍：「這位供奉貴姓？」賈珍等忙回：「姓王。」賈母笑道：「當日太醫院正堂有個王君效，好脈息。」王太醫忙躬身低頭含笑，因說：「那是晚生家叔祖。」賈母聽了，笑道：「原來這樣，也算是世交了。」一面說，一面慢慢的伸手放在小枕頭上，媽媽端着一張小杌子放。

在小桌前面，略偏些，王太醫便一屈膝坐下，歪着頭診了半日，又診了那隻手，忙欠身低頭退出。賈母笑道：『勞叨了。診哥讓出去，好生看茶。』賈珍、賈璉等忙答應了幾個「是」。復領王太醫到外書房中。

王太醫說：『太夫人並無別症，偶感一點風寒，究竟不用吃藥，不過略清淡些，常煖着一點兒就好了。如今寫個方子在這裏，若老人家愛吃，便按方煎一劑吃；若懶怠吃，也就罷了。』說着吃茶，寫了方子，剛要告辭，只見奶子抱了大姐兒出來，笑說：『王老爺也瞧瞧我們姐兒。』王太醫聽說，忙起身就奶子懷中左手托着大姐兒的手，右手診了一診，又摸了一摸頭，又叫伸出舌頭來瞧瞧，笑道：『我說着，姐兒該罵我了，只是要清，清淨淨的，餓兩頓就好了，不必吃藥。我送丸藥來，臨睡時用薑湯研開吃下去就是了。』說畢告辭而去。賈珍等拿了藥方來，回明賈母原故，將藥方放在案上，出去，不在話下。

這裏王夫人和李紈、鳳姐兒、寶釵姊妹等見大夫出去，方從櫥後出來。王夫人略坐一坐，也回房去了。劉老老見無事，方上來和賈母告辭。賈母道：『閒了再來。』又命鴛鴦來：『好生打發劉老老出去。我身上不好，不能送你。』劉老老道了謝，又作辭，方同鴛鴦出來。到了下房，鴛鴦指炕上一個包袱，說道：『這是老太太的幾件衣裳，都是往年間生日，節下衆人孝敬的。老太太從不穿人家做的，收着也可惜。』卻是一次也沒穿過的。——昨日叫我拿出兩套來送你帶去，或送人，或自己家裏穿罷。這盒子裏是你要的麵菓子。這包兒裏是你前兒說的藥，梅花點舌丹也有，紫金錠也有，活絡丹也是，催生保命丹也有，每一樣是一張方子，包着總包在裏頭了。這是兩個荷包，帶着頑罷。』說着，便抽開繫子，掏出兩個筆錠，如意的鏤子來給他瞧，又笑道：『荷包你拿去，這個留下給我罷。』劉老老已喜出望外，早又念了幾千佛，聽鴛鴦如此說，便忙說道：『姑娘只留留下罷。』鴛鴦見他信以為真，笑着仍給他裝上，說道：『哄你頑呢，我有好些呢，留着年下給小孩子們罷。』

「說着，只見一個小丫頭拿了個成窰鍾子來遞給劉老老道：『這是寶二爺給你的。』劉老老道：『這是那裏說起我那一世修來的，今兒這樣！』說着，便接了過來。鴛鴦道：『前兒我叫你洗澡，換的衣裳是我的，你不棄嫌，我還有幾件也送你罷。』對老老又忙道謝。鴛鴦果然又拿出幾件來，給他包好。劉老老又要到園中辭謝寶玉和衆姊妹王夫人等去，鴛鴦道：『不用去了，他們這會子也不見人，回來我替你說罷。』開了再來，又命了一個老婆子吩咐他：『二門上叫兩個小廝來，幫着老老拿了東西送去。』婆子答應了。又和劉老老到了鳳姐兒那邊，一並拿了東西，在角門上命小廝們搬了出去，直送劉老老上車去了，不在話下。

且說寶釵等吃過早飯，又往賈母處問安，回園至分路之處，寶釵便叫黛玉道：『顰兒，跟我來，有一句話問你。』黛玉便同了寶釵來至蘅蕪院中，進了房，寶釵便坐下，笑道：『你跪下，我要審你。』黛玉不解何故，因笑道：『你瞧寶丫頭瘋了，審問我什麼？』寶釵冷笑道：『好個千金小姐，好個不出閨門的女孩兒，滿嘴裏說的是什麼！你只實說罷！』黛玉不解，只管發怔，心裏也不免疑惑起來，口裏只說：『我曾說什麼？你不過要捏我的錯兒罷了。你倒說出來我聽聽。』寶釵笑道：『你還裝憨兒，昨兒行酒令，你說的是什麼？我竟不知是那裏來的。』黛玉一想，方想起昨兒失於檢點，把那牡丹亭西廂記說了兩句，不覺紅了臉，便上來攙着寶釵，笑道：『好姐姐，原是我不知道，隨口說的，你教給我，再不說了。』寶釵笑道：『我也不知道，聽你說的怪生的，所以請教你。』黛玉道：『好姐姐，你別說與別人，我以後再不說了。』寶釵見他羞的滿臉飛紅，滿口央告，便不肯再往下追問，因拉他坐下吃茶，款款的告訴他道：『你當我是誰？我也是個淘氣的，從小兒七八歲上，也帶個人纏的。我們家也算個讀書人家，祖父手裏也極愛藏書，先時人口多，姊妹兄弟也在一處，都怕看正經書，弟兄們也有愛詩的，也有愛詞的，諸如這些西廂、琵琶以及元人百種，無所不有。他們背着我們偷看，我

們也背着他們偷看。後來大人知道了，打的打，罵的罵，燒的燒，丟開了，所以咱們女孩兒家，不認字的倒好。男人們讀書不明理，尚且不如不讀書的好。何況你我連做詩，寫字等事，這也不是你我分內之事——究竟也不是男人分內之事。男人們讀書明理，輔國治民，這更好了。只是如今並聽不見有這樣的人，讀了書，倒更壞了。這並不是書誤了他，可惜他把書糟蹋了，所以竟不如耕種買賣，倒沒有什麼大害處。至於你我，只該做些針線紡縷的事，纔是。偏又認得幾個字，既認得了字，不過揀那正經書看，也罷了，最怕見些雜書，移了性情，就不可救了。」一席話，說的黛玉垂頭吃茶，心下暗服，只有答應「是」的一字。

忽見素雲進來，說：「我們奶奶請二位姑娘商議要緊的事呢。」二姑娘、三姑娘、四姑娘、史姑娘、寶二爺，都等着呢。」寶釵道：「又是什麼事呢？」黛玉道：「咱們到了那裏就知道了。」說着，便和寶釵往稻香村來。果見衆人都往那裏。李紈見了他兩個，笑道：「社還沒起，就有脫滑兒的了。」四丫頭要告一年的假呢。」黛玉笑道：「都是老太太昨兒一句話，又叫他畫什麼園子圖兒，惹得他樂得告假了。」探春笑道：「也別怪老太太都是劉老老一句話。」黛玉忙笑接道：「可是呢，都是他的一句話，他是那一門子的老老，直叫他做個『母蝗蟲』就是了。」說着，大家都笑起來。寶釵笑道：「世上的話，到了鳳丫頭嘴裏，也就盡了，幸而二嫂子不認得字，不大通，不過一概是市俗取笑。更有顰兒這促狹嘴，用春秋的法子，將世俗的粗話，撮其要，刪其繁，再加潤色，比方出來，一句是一句，『母蝗蟲』三字，把昨兒那些形景都現出來了，虧他想的倒也快。」衆人聽了，都笑道：「你這一註解，也就不在他兩個以下了。」李紈道：「我請你們太家商議給他多少日子的假。我給了他一個月的假，他嫌少，你們怎麼說？」黛玉道：「論理，一年也不不多。這園子蓋纔蓋了二年，如今要畫，自然得一年的工夫呢。又要研墨，又要蘸筆，又要鋪紙，又要着顏色，又要——」剛說到這裏，黛玉也自掌不住。

笑道：『又要照着這樣兒慢慢的畫，可不得二年的工夫？』衆人聽了，都拍手笑個不住。寶釵笑道：『有趣！最妙落後一句是「慢慢的畫」，他可不畫去，怎麼就有了呢？所以昨兒那些笑話兒雖然可笑，回想是沒味的。你們細想，顰兒這幾句話，雖沒什麼，回想卻有滋味。我倒笑的動不得了。』惜春道：『都是寶姐姐讀的他越發逞強得意，這會子拿我又取笑兒。』黛玉忙拉他笑道：『我且問你：還是單畫這園子呢？還是連我們衆人都畫在上頭呢？』惜春道：『原是只畫這園子的。昨兒老太太又說：「單畫園子，成個房樣子了。」叫連人都畫上，就像行樂似的纔好。我又不曾這工細樓臺，又不曾畫人物，又不好駁回，正爲這個爲難呢。』黛玉道：『人物還容易，你草蟲上不能。』李紈道：『你又說不通的話了。這個上頭，那裏又用的着草蟲？或者翎毛倒要點綴一兩樣。』黛玉笑道：『別的草蟲不畫罷了，昨兒母蝗蟲不畫上，豈不缺了典？』衆人聽了，又都笑起來。黛玉一面笑的兩手捧着胸口，一面說道：『你快畫罷，我連題跋都有了，起了名字，就叫做「攜蝗大嚼圖」。』衆人聽了，越發開然大笑的前仰後合。只聽咕咚一聲響，不知甚麼倒了。急忙看，原來是史湘雲伏在椅子背兒上，那椅子原不會放穩，被他全身伏着背子大笑，他又不防，兩下裏錯了樺，向東一歪，連人帶椅子都歪倒了，幸有板壁擋着，不曾落地。衆人一見，越發笑個不住。寶玉忙趕上去扶住了起來，方漸漸止了笑。

寶玉和黛玉使個眼色兒，黛玉會意，便走至裏間，將鏡袱揭起，照了照，只見兩鬢略鬆了些，忙開了李紈的妝奩，拿出篦子來，對鏡抿了兩抿，仍舊收拾好了，方出來，指着李紈道：『這是叫你帶着我們做針線，教道理呢！你反招了我們來，大哄大笑的。』李紈笑道：『你們聽他這刁話，他領着頭兒鬧，引着人笑了，倒賴我的不是，真真恨的我只保佑你明兒得一個利害婆婆，再得幾個千刁萬惡的大姑子小姑子，試試你那會子還這麼刁不刁了！』黛玉早紅了臉，拉着寶釵道：『咱們放他一年的假罷。』寶釵道：『我有一句公道話，你們